

中國崛起與國際尊重

一個非中國人的亞洲人觀點

Rising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spect: A Non-Chinese
Asian Perspective from Below

趙英喆

壹、中國崛起之現實

很顯然的，今天的中國不僅是一個崛起的大國，更是國際事務中的強國。從 2013 年美國歐巴馬政府執政時，中國向美國提出「新型大國關係」的提案就可看出，北京認為中國自己已不僅僅是一個強國而已，而是可以跟美國平起平坐的大國，中國是世界上唯一能做到這樣地位的國家。

像歷史上所有的大國一樣，作為一個大國，中國也希望被以一個超級大國來對待和尊崇。這意味著中國不再只是一個遵守國際規則的角色，而是應該成為世界政治上重要的國際規則制定者。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是當今世界應該承認的現實，中國的聲音和關切已體現在二十一世紀不斷變化的區域以及國際秩序當中。而且，中國不是威脅國際和平的修正主義力量，而是與美國、俄羅斯和歐盟等大國一般，足以製定國際規則和規範的大國。作為國際規則制定者的中國，是關乎其世界政治中的平等和尊嚴問題。

為了書寫屬於中國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秩序（特別是亞洲的區域秩序），中國不斷尋求極大化其權力、財富和尊重，這些都是成為在世界政治中被公認為國際規則制定者所必須具備的要件。

在這三者中，中國已經擁有強大的權力和龐大的財富，而且遠遠超過任何一個區域鄰國。在軍事上，2016 年中國軍事開支估計占全世界 13%（俄羅斯約 4.1%），軍費開支則高達 2150 億美元（俄羅斯約 692 億美元），這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高。中國也是世界第三大武器出口國，僅次於美國和俄羅斯。中國正在迅速實現其軍事現代化，以便能投射中國的硬實力到全球範圍。在經濟上，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預計 2050 年將超過美國的經濟實力。由於中國的經濟快速成長，讓普遍的中國百姓減少貧窮，並且提升物質生活水準，這點中國做得非常成功，而這也是北京政權維繫其統治專制正當性的堅實基礎。在快速增長的實力和財富的支持下，中國一直積極擴大其在亞洲以外的國際影響力範圍，包括將觸角伸到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證明，它不再是一個未開發的馬克思主義亞洲國家。最重要的是，逐漸增長的實力和財富使中國人民對中國在世界重返強權及聲望方面充滿信心。

貳、中國與其他國家之彼此認知

但是，中國仍不受國際社會尊重，特別是不被周邊的亞洲國家所尊重。許多中國人認為，那些非中國人（無論是西方人還是亞洲人），依舊輕視中國，同時貶低中國對當前世界的積極貢獻。換句話說，中國仍然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且在國際社會中被嚴重誤解（如果不是，就是錯誤指控）。此外，他們認為，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期西方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日本對中國進行民族羞辱之後，中

國認為外界的世界仍繼續嚇阻和削弱中國，不讓中國和平崛起。因此，中國感到很難過，因為外界不願意接受今天的中國，是一個值得尊重且制定國際規則的大國的事實。

也許正是此種沮喪感，影響中國的民族主義對待外在世界的態度，而這與中國所主張的領土、政治、經濟、歷史、社會和文化等問題有關。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中國跟以前的西方帝國主義強權不同，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負責任的國家，中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以武力去殖民其他國家。相反地，以前的中國曾經是各種不同文化與知識傳播和交流的中心。在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亞洲之前，許多亞洲國家都在中國的朝貢體系下與中國和平共處。中國在整個亞洲，作為地緣政治、地緣經濟以及地緣文化的中心，比起其他亞洲國家享有更大的自主權。因此，中國並非霸權，而是善良仁慈的強權。

從儒家思想的角度來說，中國就是亞洲的好父親角色。最重要的是，父親角色有權向他的其他家庭成員提供關於如何在生活中思考以及行為的「適當地」指導。即使在亞洲亦處於西發利亞體系的今日，在中國這種家父長式思維似乎依然沒有消失。可以說，隨著中國崛起，這樣的思維在中國心理當中變得更為明顯。如同中國和平崛起、中國和平發展、和諧社會、中國夢、一帶一路、北京共識等，仁慈的中國成了建構現代中國對外話語的基本思想。

相同地，中國學者在討論的「天下」甚或是「大同」作為中國的國際關係（IR）思想，以對抗傾向衝突，尋求霸權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例如攻勢現實主義、霸權穩定理論和民主和平論。北京還因而組織了好幾個以國家為中心的計畫，型塑中國友好且寬宏大量的崛起形象，例如 2008 年北京奧運、2010 年上海世博會、孔子學院的

擴展及在世界各地的教育交流，還有國營的國際媒體、大規模的援助計畫、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等等。在 2014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習近平主席表示，「我們應該增加中國的軟實力，讓世界看到中國好的一面，並好好傳達中國的訊息給全世界。」這是為了讓世界更能「正確地」了解中國。所有上述的中國行為舉止，以及物質上的計畫政策，目的都是為了希望贏得外界給予中國實質上的國際尊重。藉此，中國可以成為在國際事務上，一值得尊敬且負責任的國際規範的制定者。因此，中國在制定國際規則上相信是基於國際的同意。

儘管如同前述，中國很努力地在粉飾其自身形象，但似乎並未能獲得它們真正想要的國際尊重。特別是大多數的亞洲國家對於中國的言行舉止仍持保留的態度。因為大多數亞洲國家不確定中國到底想要怎樣的區域秩序。此外，多數的亞洲國家對於中國極力想扮演國際關係中所謂的負責任的規則制定者，覺得不太對勁，認為中國會因為在軍事和經濟實力上有所提升，而在區域議題上變得驕傲又霸道。儘管多數亞洲國家知道他們在政治和經濟面向上會需要中國，但似乎並不希望未來都得活在中國的陰影下。

對亞洲國家來說，跟中國互賴可以帶來互利合作，但同時也帶來了不少恐懼。毫不誇張地說，對於中國在亞洲崛起感到深刻的懷疑與不信任感不斷增長，這點完全與中國的希望相反。如果不是以中國為中心，只是由中國所形成的區域秩序，是否會優於目前亞洲國家的自由主義秩序呢？更甚且，如果中國連亞洲鄰國的心都無法收買，國際社會又怎能接受崛起的中國會是世界負責任的規則制定者呢？對此，中國一致認為這都是因為外界對中國一無所知，都是外界用他們西方所學的霸權政治觀點來誤解中國，反而不是有說服

力的解決這些外界的疑慮。而這樣的回答，勢必適得其反，無法獲得國際的尊重。

參、小國視角對中國崛起之不同理解

此時此刻，強調其周邊較弱小的亞洲鄰國的感覺和觀點有利於中國。這有可能是獲取國際尊重的捷徑。

在此，個人試著從一個非中國、普通民眾的角度，觀察不受許多人敬重的崛起中國。有兩點值得提出。首先，儘管中國不斷強調它與過去西方的殖民強權不同，不會尋求霸權，西方的現實主義觀點似乎仍主導著中國當下的強權意識。此觀點的重點誠如「米洛斯對話」(Melian dialogue)所言，「強者做權力賦予其能做的事，弱者接受其必須接受的結果」。¹此觀點的影響是，許多人並不會想到亞洲國家覺得自己何等弱小。以南海議題為例，在 2010 年於河內召開的東協區域論壇 (ARF) 上，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嘲笑了越南的社會主義路線，眼睛則直瞪著新加坡外交部長楊榮文，然後說：「中國是個大國，其他國家只是小國，這是不爭的事實」。

楊潔篪在外交部官網上表示，中國不企圖將議題國際化，並希望透過雙邊協商解決所有的爭議。然而另一方面，楊潔篪亦表示中國的觀點反映了其他亞洲夥伴的利益。儘管如此，較弱小的亞洲國家覺得中國開始對他們齜牙裂嘴。中國就共同的區域議題優先強調雙邊主義的作法，防止了亞洲鄰國對中國發出一致的聲音。相較多邊主義，大國在處理牽涉許多小國的複雜問題時，通常偏好雙邊主

¹ 西元前 416 年，雅典趁著和斯巴達停戰的空檔，進犯鄰國米洛斯並要求其加入提洛同盟；雅典在圍城之餘也進行談判，此即希臘史學家 Thucydides 所稱的「米洛斯對話」(Melian Dialogue) 過程，拒絕妥協的米洛斯終於被攻破屠城，這個史實後來成為國際政治現實主義 (realism) 和理想主義 (idealism) 辯證之經典範例。

義模式。

中國的現實想法是，權力比制度誘人。鑒於中國在亞洲地區近似現實主義的軍事行為，亞洲國家高度質疑中國在心理上擁有某種雙重、虛偽的國際觀。對於西方強權（尤其美國），中國採取主權平等的原則，但對於亞洲鄰國，中國則擁有文化優越感。或許中國的文化優越感來自於其對於朝貢體系的緬懷，然而在心底深處，對中國參雜著文化優越感的現實舉動，亞洲國家難免感到不安。儘管此種思維被稱為是「非華裔的亞洲人之間所共有的社會建構」（中國人稱之為誤解），但是其呈現方式和影響頗為具體，而傳達的訊息是要留意中國，不是尊重中國。就中國而言，怒氣沖沖地斥責他國的誤解使情況更加嚴重。中國應該更正面地回應亞洲國家的疑慮，以獲得真誠的敬意。前述與接下來的第二點有關。

關於崛起中的中國追尋區域尊嚴一事，亞洲鄰國可能提出以下問題。對於小國來說，崛起中的中國與其他傳統強權有何不同？有比其他強權更好嗎？更準確地說，相較距離較遠的既存超級強權美國，就同樣的區域安全問題而言，中國能以更好、更妥善的方式處理嗎？一個由崛起中的中國所主導的新秩序會比當下以西方為中心的自由秩序好嗎？更重要的是，就更深層的意義而言，今天的中國或中國共產黨提供什麼樣的價值給國內外的民眾？中國是否有一些足以吸引亞洲人的具體價值，並讓他們希望進一步學習？

例如南韓曾引進並重新賦予民主、人權、法治、言論自由、平等及社會正義等西方價值新的意義。這些價值並非沒有實際問題和理論上的瑕疵，但並不代表我們應該一次性地揚棄所有價值。實際上，這些價值是今日南韓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對南韓人而言，上述價值迄今仍具有吸引力並不是因為它們是普世價值，而

是因為就人民的生活條件而言，比起過去的政治體制，它們更人道且讓人民生活地更好。直到普羅大眾發現實際上更好的選項，否則南韓人無法拋棄前述價值。

肆、中國崛起之形象挑戰

在此，重點是中國若希望在國際政治中被他國認同為規範制定者，除了金錢以外，其需要提供某種能吸引亞洲鄰國的理性和感性價值。再者，中國需透過言行不斷地體現這些潛在價值。

中國以其豐富的文化為傲；儒家文化是一個好例子。在共產主義鼎盛時期，儒家曾被認為是陳舊和反動的思想，近年卻在國內外大肆宣揚儒家文化，因為透過選擇性引用「忠孝」等父權觀念，儒家思想被視為是能夠有效落實由上而下的（文化）治理工具。如此做法有利於誰？為什麼不描繪一個較平衡和理性的儒家文化呢？事實上，若當權者無法以「仁愛」實行德政，儒家允許人民發起改朝換代的革命運動。儒家不只和治理有關，其也有反抗的含意，而人民最終得以評價治理的好壞。執政者的自我反省和批判是儒家的一個核心。

對亞洲的小國而言，中國近年對儒家的父權式和階級式的詮釋令其甚為恐懼。另一個例子是中國關於「和諧社會」的論述。與此相關的問題是，大中華地區究竟有多和諧？若不是那麼和諧，那中國在亞洲尋求和諧社會的努力具有多少說服力？國際社群正在仔細地觀察北京如何對待香港、台灣、新疆和西藏等，因為其行為透露未來中國會如何對待較小的亞洲鄰國。就台灣而言，中國確實能強調中國的完整性以及兩岸終究必須統一。中國也因此利用其經濟力量誘惑或懲罰台灣，並相信在中國持續施予台灣經濟利益的情形

下，台灣不想與中國分道揚鑣，經濟互賴終將導致統一。此種表現不啻是一種典型的由上至下態度，同時排除了台灣民眾對中國的想法。換句話說，台灣在中國的想像中乃無聲且不被平等看待的，因為台灣從屬於中國。

在中國鼓吹統一的情況下，台灣問題其實很簡單：對一般人而言，誰的生活方式（價值）比較好、比較具有人性？台灣的或是中國的？同樣地，儘管香港享有高生活水準，為何愈來愈多香港人（尤其年輕人）排斥北京的治理？面對一個強調統一和穩定的中國，台灣和香港人民可能會覺得被迫接受北京對於全中國的期待。在北京顯然不尊重台灣和香港的同時，對於台灣和香港人民來說，它們同樣沒有理由信任和尊重中國。倘若如此，國際社群將難以期望崛起中的中國未來能對它們以禮相待。若某人對內嚴苛，在享有更大的權力時，其對外必然更嚴苛。中國近期關於「中國夢」的論述很有可能是以國家為主的民族悖論，而非說給一般民眾聽的言論。其中並不考量國際社群。

總而言之，毫無疑問的，中國在很多方面都展現出的確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也應該值得獲得鄰國的尊重。為此，中國應該提供有利於二十一世紀人類發展狀況，且是世界上所能接受的理性和情感價值觀，同時理性批判並且重新考慮是否重塑其在國內的治理方式。不過，這可能會是北京短期內難以下嚥的藥方。。

（翻譯：李昭賢）